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八十一

繫一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孔子繫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啓國於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後號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

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别為公族故以孔為氏一曰孔父生時所賜號也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阨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取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儀禮疏孔子兄曰伯居孟皮有足疾乃婚于顔氏家語

史記與顔氏野合而生孔子家語紇求婚于顔氏顔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顔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

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按此文明甚而史遷何本乃有野合之文索隱以紇老顔少不合于禮以繹野合亦强解耳

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

孔子之生諸說各異年不同者公羊穀梁作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作二十二年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一年

孔子生是亦當襄公之二十二年也月不同者公羊作十有一月穀梁作十月按公穀去孔子近說必有本賈逵注襄公二十一年經云此年孔子生服虔注昭公二十四年經云時仲尼年三十五是皆以為二十一年生也年之從公穀無疑矣月有可疑者以十有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之二十一日是穀梁之說為無誤故斷之以十月也杜預主史記非是司馬貞主公穀而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以遷就公穀

之異亦非是今斷孔子之生在夏正己酉年之八月二十一日也　近庸若朱氏曰當在十有二月二十二日以商任之會下書孔子生知必逾月也其十有一月者必十有二月之訛說亦可從宋羅泌初亦主是說而後復主孔氏之譜

因禱尼丘之山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史記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索隱注言頂上窳也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

白虎通孔子反宇是謂尼甫丘德澤所興藏元通流

論衡孔子反羽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史記孔子

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安國曰陬叔梁紇所治邑于竇

三日紀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俗名女陵

山新論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

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塟于防家語

史記塟于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

毋諱之也索隱注不的知父墳非謂不知其塋地也

梁紇老死徵在少寡葢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非諱之也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世家

十九歲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字伯魚家語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史記

孔子少孤母死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

皆以為殯也其慎也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塟于防

史記作輓父之母正義注慎謂以紼引棺論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家語孔子有母喪既練陽貨弔焉私于孔子曰季氏

將饗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絰亦

欲與往陽貨曰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貨出曾點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

也按史記作孔子要絰而往陽貨絀之而退竟爲實

事誤又要絰一作要經猶帶經也劉氏曰嗜學之意

亦誤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禮記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荀子

家語同文子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閒孔子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為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

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史以學琴次擊磬于衛之下葢聯類而然也韓詩外傳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仲孫何忌仲孫說並僖子之子受孟僖子之命學禮于孔子孔子謂仲孫說曰吾聞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仲孫說曰謹受命乃言于魯君曰臣

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必有達者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汝必師之令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制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仲孫說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考明堂察廟朝于是喟然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

萇弘語劉文公劉蚠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

隆顙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史記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春秋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望之如昂如斗緯書有四十二表之異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兎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

並荒謬不足信

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争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孔叢子

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

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又曰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勿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

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蔵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畀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

史記于適周之上謂孔子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由是反魯又謂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師孔子以昭公二十四年事繫諸七年之下並舛誤今正之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楚則晉怒附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三

十一矣（史作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六（史記作三十五）季孫意如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昭公公率師擊意如意如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于齊齊處公于鄆（史記作乾侯誤乾侯晉地）魯亂孔子適齊（史記世家）

呂氏春秋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于是

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孔叢子

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説謬不知所本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此之時陳恒制齊

故以此對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史記世家

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說苑

晏子仲尼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爾稽以告晏子

晏子曰不可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

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令欲封之以侈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敬不問其道孔子迺行又曰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何謂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

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于便事非不知揚干戚鐘鼓以勸衆以為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知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公㬰為不察而色說之墨子畧同史記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說亦同且曰齊大夫欲

害孔子　按諸說謬悠殊甚墨子無論已晏子當時賢者與孔子相友善寧有是耶廩丘之禄孔子自辭說為近之

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三史記作四十二魯昭公薨于乾侯定公即位季孫斯嬖臣仲梁懐與陽虎有隙陽虎執懐季孫斯怒陽虎因囚斯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

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陽虎不勝奔于齊公山不狃以費畔

史記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

按以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故每少一歲至上文云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九年當是五十一而云五十是又少一歲矣且陽虎奔齊即八年事作九年亦誤

使人名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

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史記此上有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

乎之文桓譚以為誣是也

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

寇史記世家

家語孔子為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

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

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得所生之宜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季桓子曰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冦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史記亦曰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冦符子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名三桓議之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政將欲諆諸三子左丘明曰

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何者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　按司徒司馬司空者三卿也司冦實大夫不得與三卿並且諸說無為司

徒司空事左傳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而家語以為司空時蓋史遷家語之妄而誤而符子司徒之說為尤誤也

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韓詩外傳

荀子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

之冉子以告孔子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韓詩外傳家語畧同家語孔子為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說

苑同春秋繁露孔子為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

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我鄆讙龜陰之田

穀梁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来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廵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来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史

記世家畧同正義魯築城以旌孔子功因名謝城

十二年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

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家語遂墮三都誤史記世家在十三年

亦誤

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

荀子孔子誅少正卯家語孔子朝政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

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有之不可以不除

按朱子以論語左傳不載子思孟子不言疑無其事

新論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顔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歸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 說尤外謬

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

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史記

世家

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年民又作誦曰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孔叢子

呂氏春秋同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賈及孔子為政沈猶

氏不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儲賈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作容璣舞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孫斯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

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仲由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斯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季孫斯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斯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史記世家在十四年年表在十二年並誤當在十三

年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孔子遂適衛主顏讐由家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史記世家作子路妻兄顏濁鄒令從孔子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仗出入也孔子恐獲罪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

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史記世家

仲由彈劒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家語

史記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　按甯武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已百四十年是史誤也

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

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予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顔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来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瑗家靈公之夫人南子使

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家語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欲使民無惑使士竭力使日月當時聖人自来官府治理為之柰何孔子曰丘聞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来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

君曰善哉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家語作姑布子卿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韓詩外傳孔子出衛之東門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

將來相我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獨辭喪家之

狗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

孔叢子陳恵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

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送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成何戮之有

崴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家語國語並作惠公惠公于定公四年已前卒湣公是使使問孔子孔子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國語同又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

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馬使問

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韓詩外傳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殺之果然家語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使使聘于魯問孔子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之使者反王食之大美魯大夫

因子游問曰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家語齊有一足鳥飛集于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衡波

傳有鳥九尾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曰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論衡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輙能名之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　按孔子言行師表萬世多聞其末也姑識數端如左他如抱朴子之紫文金簡吳越春秋之靈寶五符語並荒誕不足録家語五帝德傳會戴記亦削之

尚史卷八十一

尚史卷八十二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繫二

孔子繫

孔子下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吴侵陳陳嘗被冦于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

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言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其男子不願從而婦人亦無戰意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

然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行佛肹為中年宰晉趙鞅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肹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肹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史記此下有繫磬學琴事學琴已見前非在衛時事也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鞅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國語作鳴鐸竇犨家語作竇犨鳴犢及舜華或作鳴鐸慶華臨河而歎曰

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毁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

家語作槃操琴操槃操又名息陬操其辭曰乾澤而

漁蛟龍不游覆巢毁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孔叢子歌意同而辭頗繁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来歸来胡為斯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天下可王也于是名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中河流而殺之使者致命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洋洋

乎使丘不濟此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犢犨鐸鳴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云云三國志注引

按簡子無欲殺孔子事殺之而王于事理亦不合中壘支離往往若此

而反乎衛入主蘧瑗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魯哀公三

年孔子年六十有一矣史記作六十夏魯廟災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桓僖廟乎已而果然秋季孫斯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肥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斯卒子肥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子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肥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端

木賜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自蔡如葉去葉反于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孔叢子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道行樂其志不行樂其身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也王曰然則夫子

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

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

能與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心名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盖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

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淵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韓詩外傳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羮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

曰為善者報之以福不善者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吾語汝子以知者無罪乎則王子比干剖心而死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抉目而懸吴門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以忠者用乎則鮑叔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君子不遇時者衆矣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荀子

孔子遭難陳蔡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與明日免于厄說苑同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

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家語畧同孔叢子墨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閒子路烹豚孔子不問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所由来而飲之詰之曰所謂厄者藜

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何言乎厄且子路勇于見義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按陳蔡之厄史說差近然子路有自反之誠猶之可也子貢為貶道之言夫安至此他如荀子之霸語呂覽之詐心孔叢子之剥衣為義取皆去聖賢居困之義殊遠

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公子申曰王之使

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四史記作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史記世家六年反衛其明年吴與魯會繒其明年與齊戰于郎是為哀公八年事與左傳謬

八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孫肥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肥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于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肥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可矣史記世家

十一年孔圉之將攻太叔疾也訪于孔子孔子曰胡簋

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孔圉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

史記季康子逐公華公賔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家語孔子在衛冉求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公從之琴操孔子歷聘

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香蘭獨秀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作猗蘭操孔叢子哀公以幣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用孔子作丘陵之歌　歌辭皆俚鄙不足觀韓詩外傳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于時周室微百姓靡安禮義廢壞人倫不理孔子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匍匐救之論衡孔子自知不用憫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故應聘周流為道不為已故逢患

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又曰孔子周流遊說七十二國臨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餓于黎丘　按黎丘事及七十國俱未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

尚書緯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而定近可以爲世法者百

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正部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孔叢子孔子曰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于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尸子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孔叢子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歎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以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槃見遁

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

子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别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又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鹽鐵論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

而已說苑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卒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抱朴子有古强者云孔子甞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絶鐵撾三折今乃大悟漆書孔子

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滅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世家）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

公羊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孔叢子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

之衛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

琴操緯書吐圖致書諸說荒謬不錄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說非是孔子德

雖聖人而位非天子惡得而貶之蓋吳楚始未封子故子之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世家

史記世家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文興于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意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世家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按孔子因魯史成春秋必著于策口授弟子已于義不順至云有所刺譏不可書見說尤乖刺失旨矣嚴氏

春秋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春秋繁露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于殺君亡國奔走不得

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覽于春秋也故衞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論衡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淮南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抱朴子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春秋演孔圖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曰夏殷卦名

又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
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
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
潔静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
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記經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壊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来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盖寢疾七日而歿

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論衡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死且不休　按二說並妄聖人不爾也

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記檀弓

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
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
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
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史記同
孔子年七十四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史記索隱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
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年七十二　按魯襄
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四襄二十二年為七

十三索隱自誤史以襄二十二年生哀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亦誤孔子實生于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說見前

塟魯城北泗上史記世家

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

方樹來種之具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㲋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白虎通孔子卒受魯君璜玉塟郛之北泗水為之却流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塟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二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廧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代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塟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

松柏為志焉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于是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

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記檀弓

弟子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史記世家

伯魚生伋字子思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于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所聞四端姑附其一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

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葢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

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嘗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記檀弓

孔叢子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于魯而寄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又

曰穆公訪于子思曰寡人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以伋所聞舜禹之于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公曰思所以利民者曰有恵百姓之心則莫如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寶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禄以賑困匱無令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又曰穆公問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弟

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惟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于適何以限之又曰聞丘溫見田氏將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

曰伋雖能義所不為也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
叛之逆臣制國弗能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不能
討而又要利名姦非忍行也韓非子魯穆公問于子
思曰吾聞龎㰂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
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
識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龎㰂氏子子
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
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或曰魯之公室劫于季氏不

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者以説善同于上者也以姦聞者以惡姦同于上者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葢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孔叢子又曰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子思與之

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叅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禄餌君子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君之庭矣吕氏春秋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

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烏昌而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呂氏刻深猶前韓說皆誣論耳

縣子問子思曰顔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

正是以夫子云

孔叢子又曰縣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産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産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子思曰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康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琴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来者

又曰子思居貧友饋之粟受一車馬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于義則無名于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于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又曰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子思曰伋寄命以來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之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

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令重違公子之旨則有失禮之僭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之未聞也謹受教又曰子思適齊說齊王及尹文子及自齊反衛說衛君文繁不載說苑子思居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于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

說亦誣

衛將軍文子之内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于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魯人有同姓

死而弗弔者八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于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

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記世家

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漢書

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劾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又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意深奥訓詁成義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巷有似君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子思子子思曰慈父能食子

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又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又曰國有道以義率身國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又曰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又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曰百心不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又曰繁于樂者重于憂厚于義者薄于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

心中論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又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　子思子見馬總意林其說與中論皆無深意而孔叢子尤謬悠故朱子嘗以為偽今節取一二禮家言餘不具錄皇覽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鹽鐵論子思子之銀佩美于虞公之垂棘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

孔叢子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知

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史記世家

贊曰孔子至聖也說者至衆要皆揣摹之辭謹采其切實著之傳嗚呼天地不尸其生聖人不專其名世以一端測之謬矣

尚史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八十三

四

給事中臣劉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八十五

繫三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孔子弟子傳

顔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新論顔淵感中台星又曰顔回重瞳

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史記

史記多采魯論以為傳令童穉皆習知之故謹載精

要而畧其餘家語顔淵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已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敢問其次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人勉之又曰顔淵問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懐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又曰顔淵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又曰顔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孔

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又曰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也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又曰顏淵將西遊問于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必免于患矣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韓詩外

傳顔淵問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亦且可乎孔子曰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又曰孔子見客客去顔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顔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

閔閔乎其薄也茍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不能匿之說苑顔淵問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成人之行也

子路入見孔子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

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

韓詩外傳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子曰由之言蠻貊之言也賜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親屬之言也又

曰孔子與子路子貢顔淵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槊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寸兵斗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

願得之冠爲子宰焉又有複出文作景山語畧同家語亦同　按諸說並非是

仲孫何忌問于顔淵曰一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淵曰智莫如豫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叔孫州仇即武叔見未仕于顔淵淵曰賔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淵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顔淵謂子貢曰身

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家語

家語又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子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乎子曰何以知之曰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回竊以音類知之使人問哭者曰父死賣子以塟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識音

矣又曰魯定公問于顏子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馬將佚定公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也後三日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促駕召顏子曰東野畢之馬將佚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歴險致遠馬力盡矣然

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説衛波傳孔子使子貢往久而不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顔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按家語説非是衛波尤謬妄

淵年二十九髪盡白蚤死

家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列子顏子壽十八後漢書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諸說並誤顏子卒于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史不書卒年而云年二十九髮盡白亦誤當是三十九也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史記

尚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懿

子問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晏子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

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　聖人齊莊中正
以立身惡得有此二說非是
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記檀弓
家語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
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
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　按淵死當在哀公時作
定公誤韓詩外傳顏淵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
也論衡顏淵與孔子上魯泰山孔子望吳閶門外有

繫白馬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顔淵曰見之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下而顔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又曰顔淵困于學以才自殺 韓說差近論衡太謬新論顔淵命短蓋慕孔子傷其年也又曰顔淵不以夜浴改容顔氏家訓邑號朝歌顔淵不舍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顔回墓墓上有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顔子手植之木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

曾子孝于父母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嘗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恐虧其禮非孝子之道也孟子

説苑曾子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起進曰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父也索之

未嘗不在側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孝孰大乎莊子注曾子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絶糧而後蘇抱朴子曾子耡瓜三足烏萃其冠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曾皙使曾子過期而不至人見曾皙曰無乃畏邪曾皙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呂氏春秋

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而欲去母曰願留參方到即搤

其臂曾子臂立痛即馳至問母母曰今者客來吾搤臂以呼汝耳論衡

孝子傳作樂正來侯參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琴操曾子事孔子十餘年眷然念二親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又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淮南子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

養志也又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詩疏曾子見

益母而感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

曾子曰孝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記內則

又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也

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

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記祭義

仲憲即原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

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記檀弓

荀子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行也呂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

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後用之可謂善養矣大戴禮曾子曰忠者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于口煩言不及于巳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孝子之使人也

不敢肆行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又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

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又曰單離居問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愛而敬父母之行中道則從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尊事之以為己望也兄之行中道則兄事之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于外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于內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

外養之也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中道則正以使之不正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　節錄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又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孝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

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然而喜樂其逮親也既歿後南遊于楚得尊官猶北鄉而泣悲不逮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淮南子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為之止孝子傳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曰毋在不知生魚味遂終身不食

曾子去妻藜烝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烝亦預乎曰吾

聞之也絶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藜烝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

家語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曰藜烝小物耳欲熟而不用命况大事乎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竒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韓詩外傳曽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曰以華元善人也韓非子曽子

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

彘適市来曽子欲捕彘妻曰與兒戲耳曽子曰兒非

與戲也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

今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非所以成教也

遂烹彘　與孟母買豚同說苑孔子家兒不知罵曽

子家兒不知怒

曽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曽元曽申坐于足童

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

曽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曽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曽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曽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記檀弓

大戴禮曽子疾病曽元抑首曽華抱足曽子曰微乎吾無夫顔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

之有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鵰以山為㽞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茍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説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為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為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此之謂與言不遠

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說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来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

也君子雖勿能可也又曰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
抱足曾子曰官殆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
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餘同戴說
曾子嘗曰入其國也言信于羣臣則留可也行忠于鄉
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可謂
善安身矣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
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孰謂參也不
知禮乎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義弱于受

諫怵于待祿慎于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于人曾子侍曰參昔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家語

荀子曾子曰無內人之踈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又曰同遊而不見愛吾必不

仁交而不見敬吾必不長臨財而不見信吾必不信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淮南子曾子曰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各得所便說苑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随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随之又曰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内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

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博物志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我惡矣中論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又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大戴禮有主言制言立事天圓記有檀弓曾子問雜記並

文繁不載

子夏嘗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貴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三樂也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又曰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曾子曰夫子瑟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夫參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以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孔叢子作閔子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涕泣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說苑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曰請出寇罷而来

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鄼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攻鄼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魯師罷鄼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　按春秋無鄼國且謂魯為寇

曾子不爾也晏子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所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寳

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湯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擇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荀子說苑並同韓非子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正身于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暴人安可侮也曾

子不僇命也　說頗謬

閔損字子騫康成注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家語作五十歲非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史記家語閔子為費宰問政于孔子語多涉大戴禮非是閔子未嘗宰費也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家語

說苑閔子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单父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謂婦曰汝欺吾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孝子傳畧同琴操崔子渡河

操閔子騫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嘗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為辭繋石自沈而死冉耕字伯牛康成注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並以為少孔子七歲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矣夫史記白虎通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論衡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淮南子顏回季路子夏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季路葅于衛子夏失明伯牛為厲此皆

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冉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康成注魯人家語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史記

論衡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 按此伯牛仲弓似父子殊謬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

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不刑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家語餘文繁不載

孔叢子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刑省今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繁又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鰥寡不肖而

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

冉求字子有康成注魯人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老友朱甫若曰冉有與季路並驅不當少長二十年說似近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性多謙讓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不可以加刑庶人不

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無别者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正以呼之為之諱以媿恥之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也冉有跪然免席

曰言則美矣求未之閒退而記之冉有又問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為竊盜靡法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有度則民知所止則不犯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殺上者生于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既明則民不犯鬬變者生于相陵相陵生于長幼無序鄉飲酒之禮者所

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源生于嗜欲不節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或未化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三皇五帝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家語

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不成器雖

有美質不學不成君子昔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于孔子遂為顯士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為秦使之遂絶其謀秦王立為上卿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于齊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繆公立為相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文王用之封于齊管仲覩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為相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于後世非學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然

後成君子　按姚賈監門子見國策當始皇時韓説誤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尸子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史記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曰好長劒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又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又曰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奏中聲以為節入于南不歸

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
柔居中小人之音亢麗微末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
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
由今匹夫之徒曾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
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
思不食又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倨倨者
何也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孰肯以非告汝乎子
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論衡子路未入聖門時戴雞佩

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揉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耳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猛氣消損卒能政事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于物貧賤不能屈節以求伸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己期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是以雖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又問曰有人于此被褐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家語

荀子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說苑子路問曰請釋古之學而行古之意可乎子曰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夫死為之納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又曰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

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子曰㓜敏而好學壯有勇而不屈老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夫有道又誰下哉子曰吾聞之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又曰子路問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立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是無媿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襄公不知說也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自裁也事所射之君知權也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死之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由汝不知也論衡子路問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子曰蓋取其名也蓍之為耆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中壘說多附會東夷

蒼梧之論尤荒謬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禮記檀弓）

家語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常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于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

何不嬴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禮死事盡思者也韓詩外傳子路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手足胼胝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子曰意者身未敬耶色不順耶辭不遜耶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勞以事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孔叢子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

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幸陷辟凡人且不忍況二三子于由之所親乎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記禮

器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

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去魯蓋將適衛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記檀弓

說苑子路將行辭于仲尼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又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

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為蒲大夫衛邑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寛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家語同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入其境田

疇易草萊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茂此其忠信以寛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政不擾也韓詩外傳同荀子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說苑子路為蒲令春修溝瀆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說往見夫子曰由與人修溝瀆而民多匱于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止之何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子曰爾以民

為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私饋之是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徳也速已則可否則罪矣韓非子以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時事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于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

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然史記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焉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記檀弓

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子路赴衛亂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

七日七夜哭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裼衣緼緒未嘗完糲食未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說苑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

而不對則隱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新書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

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尚史卷八十三